

我等春风吹过来

□孙克艳

春节一过,天地就变了。虽然气温还不算高,蛰伏中的万物却有了萌发和转变的迹象。在被暖气或空调烘烤得慵懒而迷离的蜗居里,是感受不到那微妙的变化的。你得走出去。

走出来,空气已经没了刺骨的冷,温暖的阳光洒下来,身体跟着舒展。人们不再畏手畏脚,伸出手来感受风。风儿也不再凛冽,它失去了曾在耳边呼啸而过的威猛,变得温柔可亲,拂在脸上,像一双温柔的手抚摸着你的。

成排的树木仍然光秃秃的。但仔细看,枝条上已经吐出细密的芽苞,鼓囊囊的,像是包裹着的船帆,只待和煦的春风吹过,它们便扬帆远航。枝条随着风儿飘

摇,轻盈灵动,似为即将到来的新生舞动。一路走过去,不同的树木,千姿百态的枝条上,已显出些许新生的迹象,光溜溜的枝条上挤挤挨挨着一个个突起的芽苞,有的大有的小,像是即将具象化了春天的鼓点。如果我们能听到枝头上那些生命的呐喊,那该是怎样一种惊心动魄的高歌与震撼啊!可惜,它们总是静静地绽放,总是在人们不经意间便焕然一新,一日与一日不同,一时与一时相异,匆忙而过的人们,不能体察它们细微的变化,不免让人心生遗憾和惋惜。

踩在土地上,土地是软绵松散的,富有弹性的。干枯的野草堆里已经有了些许娇小的叶片,柔柔嫩嫩的鹅黄色,是生

命最初的色彩。它们像初生的婴儿一样,探头探脑地打量着广阔的天地。不消几天,它们就会快速变换色彩与身姿,让人惊诧。更令人惊讶的是,在灰色的土地上,细心的人总会偶遇到已长成形的野草,像雏鸟似的,匍匐在土地上,稚嫩幼小,却彰显着旺盛而坚韧的生命力。

淙淙的河流不停地流淌着,像永不停歇的生命与岁月。河流的背阴面,沿着河沿,仍然覆盖着坚冰。而向阳面的水面上,阳光洒下来,涤荡着粼粼波光,金子似的晃人的眼睛。一条河流,两种温度,那是时间留下的痕迹,那是冬末与初春的交替。

举目四望,仍是萧瑟的基调,没有一望无际的绿海,也没有姹紫嫣红的斗艳争芳。但是春天,已经向我们走来了,温暖的春风就是它的信使,即将舒展开来的芽苞就是它的信徒。依然被臃肿的冬衣包裹着的人们,怀揣着一颗颗种子,在春风吹拂下破土发芽,褪去了灰色的外壳,抖动着娇嫩的绿丫。它们摩拳擦掌,希望在新的一年里,被好好地浇灌,茁壮成长,长成参天大树,不负春光,不负年华。

站在春风中,我觉得自己是一棵树,闭上眼,抖一抖身体,似乎就能长出一身的枝叶,在春风中作响,只待一场春雨,便绽放一树芳华。

春天来了,走出家门吧,走进春风里,将自己融入春光中,成为别人眼中春的一部分吧。

时光与人物皆如花

□如 斯

1

青春是什么,是连朝语不息
是对镜理红妆,还是一别十载后的杯中清茶

当孩子们的个头高过我们许多
当脸颊上的皱纹和色斑越来越坦然

说起“青春”这两个字,依旧还是有些脸红
就像在学校的操场上,我们比赛投篮,一个又一个

多么热火朝天的日子。不像现在
衰老,颓废,甚至怀念也越来越胆怯

2

贪玩的年龄……现在总这样说孩子
隔着春天的垂柳,母亲也曾这样说过我

骑着自行车,结伴去天宁寺拜佛
在自习课上溜出来去偷摘果园里青涩的葡萄

操场上晨练、跑步、赛球
流汗的欢悦,迷人的生动

天色向晚,我们惊讶于时间的迅急
那时,少年不识愁滋味,总强说愁

3

记得院子里种菜,屋檐下聊天
风穿过堂屋时我们的影子哗哗作响

记得闪电与确切的雷声,记得紫葡萄蓬蓬勃勃
一朵朵小桃红,时光与人物皆如花

记得清凉夏季,躲在一本书后面的闺中密语
美怎么会时过境迁,在晃动中我们成为母亲

白发越来越多。讷于表达,长时间一动不动
在转过身的瞬间,两行清泪也许是彼此的仁慈

4

青春——穿过你的书房,你的小楷字
你由衷赞美的花卉,垂下来的美,你的家居生活

穿过熟透的红枣与野蘑菇,穿过
梨花开遍的山冈,穿过舍堂村向北的青石墓碑

穿过我的冲动,我的奔波的异乡梦
被否认的一个身份,磕磕巴巴的无辜夜晚

雪落在村庄

□苗胜文

雪落在村庄
屋顶的炊烟
把天空飘满乡音

那条走出去的小路
覆着深深的脚印
脚印下面有春天的心跳

屋檐下的冰挂很长
一直牵挂着春天
也牵挂着村边的大黄狗

我记得村庄
记得在广袤原野上的雪
也深深怀念那满是乡音的村庄

扇四角

□任长明

扇四角,也叫扇元宝、扇盖,是我儿时最常玩的游戏之一。小小的四角,填满了我们的日常,记录了一代人的成长。

想玩儿扇四角,就得学会叠四角。好的四角,选材很关键。纸的韧性、厚度直接决定叠出来的四角的质量。最好选用旧年画,因为质地硬,所以有分量,而且不易磨损。旧报纸、旧书本的纸张也可以,不过有点软,得多叠几层,然而叠出来的四角胖胖的、肥肥的,并不实用。现在想起来,那时候,其实我们并无多少选择的余地,旧年画并非日日能得,旧报纸也非家家都有,旧书本更不敢随意撕扯。我们常用的一般是洋灰纸,类似于今天的牛皮纸。裁一块长方形的洋灰纸,先沿宽边对折、裁开,再沿长边对折,交叉成十字,四次留出“舌头”,分别折成三角;然后依次把三角内折,后一个压紧前一个三角,最后一个三角穿插在第一个三角下,这样一个四角就叠好了。为了让自己的四角成为最结实的那个,我们一般会把四角扔在地上,踩上两脚,让四角的各个接口更紧实,把藏在纸层里的空气也排尽。

料、油毡片,甚至是一块铁片。这种加塞了“机关”的四角更有冲击力。当然,有时候,也会提前说好,让不让加塞。有的人觉得加不加都行,无所谓。

大家用“擒——扛——锤”的方式确定了扇四角的顺序,一场大战一触即发。

平良瘦小,行动敏捷,猴精猴精的,无论做什么都是一把好手。他先捡起自己的四角,围着散落在地上的四角转了几个圈,仿佛发现新大陆似的,双脚停在文林的四角前。他又叉开双脚,屈膝塌腰,瞪大眼睛,瞄准,攥紧四角,举起右手,猛地拍下去。“啪”的一声钝响,地上的四角只是随着重击往上弹了弹,又四平八稳贴在地上。再看平良的四角背面朝上,斜搭在文林的四角上,岌岌可危。我们的脸上都可乐开了花。林祥不慌不忙地拿起四角,瞅准机会,用力一扇。平良的四角不出所料地随风一翻,落在地上。林祥顺手捡起来,装在裤兜里。平良并未在意,随手从衣袋里掏出一摞四角,从中选了一个,扔在地上,踩了踩……这样的“鏖战”随时随地都在上演。

毫不担心。父亲眼见,也并不十分责怪,因为除了做作业、帮忙劳作,而玩耍,则是他能给我们的最大的快乐。

那时候,大家的穿着并不好。衣服打补丁是常事,橡胶鞋底脚跟处总是几乎磨穿,灯芯绒鞋面的脚尖处早已破了个洞,大脚趾傻乎乎地露着。裤脚高吊着,或者因为长,虽然一开始挽着,时间一长就踩在了地上。身上、手上也并不干净,不是不洗,洗也只是浮草了事。四角扇起的尘土落在头上、脸上、衣服上,大家聚在一起,并不嫌弃,也毫不在意。所有的投入和专注,都只为那份稳稳的快乐。

时间随风,倏然而过。上课铃响,大家各自捡起四角,插进口袋,相约下课再扇。天色将暮,飞鸟归巢,“咄咄”的声响和母亲们的呼喊交相呼应,不绝于耳。一场大战,往往有的满载而归,有的一输再输,有的意兴盎然,有的捶胸顿足。只要不捣鬼,不失格局,大家对输赢并不十分在意。挥汗如雨中,童年快乐而简单,简单而丰盈。

像扇四角这样的游戏,还有打木耳、滚铁环、弹玻璃球等等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为了生计和幸福,大家都学会了就地取材,自己动手。而这种动手能力和生活技能是快乐的一部分,也是生命不息的源泉。

二弟是我们兄弟三个里面最厉害的。他每天都能带回“战利品”,就摆在窗台或捶布石上,大小不一、颜色各异。我和三弟是最大的获益者,我俩有输有赢,

